



瀋水三春集卷四目錄

題跋

書許由廟碑後

書伏波將軍廟碑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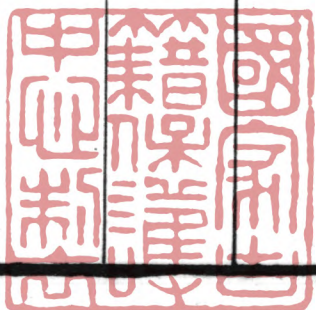
書姜肱傳後

書黃憲傳後

書文中子補傳後

書李華材之大小文後

書陸宣公翰苑集序後



書柳宗元序碁後

書李翱知鳳後

書樊鑄檄曲江水伯文後

書陳堯佐戮鰐魚文後

題尹源唐說後

題老泉詩論

跋老泉審勢論後

題晁補之雜論石奮傳後

題晁補之李廣傳後

題晁補之衛青傳後

題晁補之論武氏後

題晁補之裴度傳後

題晁補之元稹傳後

題王子雍家語序後

題葉適論罷宏詞科後

題劉因夢蝶圖序後

讀歷代名臣傳書後

潘水三春集卷四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題跋

書許由廟碑後

史記伯夷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逃去太
史公亦在疑信之間不為一定之辭蓋上古典墳缺
畧失次無從考證學者節其文師其意可耳師其意

若何楊植曰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此
意可師也又曰湯武得聖人之用先生得聖人之潔
於亂則用於治則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權此意又
可師也又曰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
之性而遺堯之名則又推其意而廣之以見其可師
也能師其意可與讀羣聖之書不能師其意不可與
窺六籍之旨

書伏波將軍廟碑後

生有功德於一方歿則其神靈亦默祐於一方有功
於火主火有功於水主水理有固然無足怪者但民
具牲醴於帷殿之前必心知其神之姓氏為某爵位
為某而後稽首頓首焉未有鑿空憑虛以冀神之感
而應之也海內有兩伏波將軍前為邳離路侯後為
新息馬侯艤舟欲濟者必向廟中卜之某日可濟否
神報之不爽初不知其為路侯也馬侯也即元豐中
詔封忠顯王亦不知其為路侯也為馬侯也禱之者

茫茫應之者亦不復置辨毋乃不可乎然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有功於民而不矜其功施德於民而不有其德彼以誠來吾以誠往如斯而已矣則巍然垂紳正笏於祠中者謂之路侯也可謂之馬侯也可

書姜肱傳後

恬退廉潔之操士君子之所尚然當合乎中行而戒爲已甚姜伯淮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被卧宜矣娶妻後相戀不忍別寢不亦已甚乎途夜遇盜兄弟爭死宜矣盜悔謝罪還其所掠衣物不受而復酒食之不又已甚乎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宜矣桓帝幸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乃卧於幽室韜面稱疾不又已甚乎夫伯淮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將欲以道濟天下也何妨姑就之以試其道之行與不行至不合而

海內三春集 卷四 三
去亦未爲晚必堅守其素志似近於沽名要譽孟子
不云乎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而不爲己甚者也故讀
肱傳書之以戒後之學者

書黃憲傳後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但稱其隕然處順淵然
似道而究不能測其淺深辨其清濁何荀淑袁閎戴
良陳蕃郭林宗輩一見傾倒師事之惟恐後時蓋必
有由矣吾嘗反覆思之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得其中
和者最貴中則不偏不倚和則溫然藹然雖粗豪鄙
吝之人遇之未有不相親相愛者理固然也然必感
之無心而後應之甚速一有僞焉得之於一人必失
之於衆人安能如叔度之姿純度遠人無間言乎

書文中子補傳後

文中子有六經使其言果有以補六經之闕遺闡六經之秘奧則當與六經並傳於世何以古聖之六經遭秦火而猶存王氏之六經歷唐代而即亡亦可以知其書之不足觀無庸取其言而爲之一一辨晰也明矣昔昌黎明道曰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不精不詳之書不可以爲經故荀楊僅稱子通與荀楊其旨趣無甚大別乃敢名曰經亦見其妄矣范氏稱爲好學篤行之儒惜其自待太重弟子譽

之太過其論甚平非若李翱司空圖皮日休輩信之
深而尊之至真若通爲繼孔子之後一聖人也故書
之

書李華材之大小文後

少陵古柏行志士仁人莫怨嗟古來才大難爲用伍
喬上時宰詩全樹非所望身本是鷦鷯讀此二詩則
人之才亦可以平情而施相時而動大小咸宜矣若
材本大冀人之愛惜而顧斲而小之材本小冀人之
任用而顧張而大之卒之終不見售爲之浩歎爲之
怨望夫已不善用其材違其大小之則於人何尤雖
然李華烏鳶輓牛之喻斷之曰材大爲累材小爲貴
亦有激乎其言之矣爲天下惜才者所當深思也魯

論不云乎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故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鄰國笑之矣唐以歇後鄭五作宰相鄭五自搖首曰時事可知矣可不慎諸

書陸宣公翰苑集序後

宣公立身行道盡忠事君雖遇德宗多疑而猶如未遇雖居相位遭讒而不克有終人皆知之無容贅論茲讀權德輿翰苑集序知公有制誥集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至詩文賦狀則目之爲別集十五卷且曰其有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亦可知文章貴乎有用浮詞艷語不足取也然歐文忠公內制集云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蓋有鄙之之意公之制誥奏議未

嘗不用四六之體而流轉盡致懇至盡情事之是非利害巨細畢呈詔下四方無不感激流涕非若今之所謂四六之文煩稱曲譬引怪徵奇徒見其縟語而不見其懇情也故因讀德輿之序而書之

書柳宗元序碁後

西崑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亦不平即柳宗元所稱木局是也子二十四朱其半墨其半朱者為貴墨者為賤墨二始敵朱一其所以擊之之法今世不傳大畧先使賤者不得已而後使貴者故得賤無喜色得貴有矜容子厚有感於貴賤隨人所使之意故借棋而序之然子厚之貶柳州也亦其所自取能鑒於物而不能鑒於身何歟

書李翱知鳳後

鳳為羽族之長故雖雛而所至之處羣鳥必聚物以
 哺之且俟其鳴而息其啁啾結嗇之語士為四民之
 首雖貧且賤所至之處亦宜聚百物以奉之取其文
 以正卑靡雜亂之格然鳳有狀或曰似鶴或曰似山
 雞使其不類羣鳥亦未之知也人有貌堯眉八采舜
 目重瞳使其不類人亦未之知也今有鳥不類鶴與
 山雞矣而羣鳥為之哺其食而息其鳴今有士不類
 堯與舜之道矣不為之供其具而取其文是人之知

潘水三春集 卷四 九
士不如鳥之知鳳也故李翱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
其慨深矣

書樊鑄檄曲江水伯文後

曲江者唐鑿之以習水戰者也明皇增飾花木樓榭
以爲遊幸之所且歲宴新進士於此後世艷稱焉其
或遇天朗氣清或值晦暝風雨適然耳樊鑄因遊舟
之溺作檄以討水伯謂欲烹之醢之噫何文人之好
事乃爾且考古稱水伯皆謬其名見於山海經曰天
吳人面而八足其狀甚怪嶽瀆經禹治淮水鎖其神
於龜山之足曰無支祈其狀似獼猴蜀志李太守與
水神鬪僚佐助而斃之其狀似牛若史記西門豹治

鄴聞鄴風俗歛其女於水中名爲河伯娶婦速除之則河伯又似有人道矣傳稱四瀆視諸侯故其神號伯列於封祭冀其恬波息湍以利濟一方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如諸書所說詭異恣凌不能爲民福而反爲民害此五行志所謂水妖非水伯也果伯也者必如古務光子胥靈均之徒其生前忠烈高介死復與水爲歸精靈因依奉以爲神理固甚當若鑄稱獸爲身面爲人是即山海諸書之說也蓋數千年罕有辨其事者矣鑄詞氣工峭有奇致亦足以暢人胸

臆然文章家疵之大者記博而醜學者之所宜戒也

書陳堯佐戮鰐魚文後

余燈下讀陳堯佐戮鰐魚文喟然歎曰甚矣至誠之能感物也易曰信及豚魚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潮之爲郡蠻煙瘴氣瘴雨腥風非竄逐有罪之人戒不前趾而又有鰐魚肆毒以爲民害韓吏部文公初來卽爲文以告鰐魚約以七日遷海洋如期而徙豈非至誠之能感物哉及堯佐來潮已爲聲明文物之邦天子聖神王澤昭洽海內海外罔不率俾而鰐魚復肆毒尾其張氏之子

海才三春集 卷四 三
去堯佐憤然曰鰐魚之敢於如此者以吾誠之不如
文公也遂命縣尉李君詔郡吏某舉網捕之既獲而
戮之夫文公僅驅之而已堯佐必戮之者何故蓋文
公之時鰐魚不知朝廷之刑威不及徙避倘不教而
誅虐矣堯佐之時鰐魚已沐歷代之雅化明知而犯
罪不可宥也故文公與堯佐所以盡誠者同而所以
用刑者不同後世爲政者亦可以悟矣

題尹源唐說後

歷代沿革其興亡之故每出於人之所不備如秦鑒
周之衰微由於列國紛爭得天下之後遂廢封建而
爲郡縣欲以傳萬世而二世即亡此豈意計之所能
料哉唐之亡由於諸侯之強其說舊矣尹源獨謂諸
侯能弱唐亦能存唐唐之弱以河北之強唐之亡以
河北之弱其說雖新而理有未足蓋國家之興亡皆
本於在上之明暗唐之僖昭昏弱甚矣其時將相又
非扶危定顛之輩浸漸而至於亡勢所必然乃歸之

於河北之強弱是猶觀水者不究其源而徒視其盈涸也烏乎可哉

題老泉詩論

詩以濟禮強人之窮斯言深有合于夫子刪詩之旨何則詩也者志也志之所在發而為言言之不足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詠歎之志與言適如其量而即止故溫厚和平直諒愷悌誦之者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皆出於自然而無一毫勉強之意故曰可以濟禮之窮老泉麤得其概而未深究其旨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司馬氏之言也言好其所當好怨其所當怨適如其量而不溢乎好怨之外故

能不至於淫不至於亂也若曰聖人許其好許其怨
特不可爲淫爲亂夫旣許之而又禁之則其勢格而
不行且其中必有牽率回斡之處皆非自然未必能
濟禮之窮反足以損禮之體蘇氏之學本於國策故
其行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然泥沙隨之木石
沮之魚鰕藻荇雜之滔滔不返不自知其中有物存
也使游卜氏之門私淑夫子刪詩之旨其言當不若
是矣

跋老泉審勢論後

天下勢而已矣乘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背之若
覆簣成山檐溜穿石難易懸殊此勢之用也雖然有
外浮之勢有順時之勢有本理之勢外浮之勢亡勢
也秦隋之速斃是也順時之勢強勢也漢之破匈奴
唐之降突厥是也本理之勢畧勢觀本勢微而本可
守宋之見逼於契丹李元昊是也是故君子有異觀
焉老泉著審勢欲用刑用威以救宋之弊亦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之道雖然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

海內三春集 卷四
隋形勢土地不如漢唐所恃者能深養其根本以爲數百年之固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仁宗寬厚以待民恩禮以待士大夫至誠以待夷狄英宗短祚賢而無過勢雖弱不得謂之弱其本固也至神宗求治太銳荆公遂喭然說之以堯舜之道毀先制布新法天下騷然固不待童高六賊之禍而國勢已大壞矣老泉崛起蜀徼當宋仁全盛之際西軍即未振旅而將相有人無足深慮昔范文子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曷釋楚以爲外懼乎羊叔子上平吳策曰

但恐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由是觀之契丹李元昊之不靖抑亦宋君臣之福乎而老泉何過爲之嘵嘵也譬如人精骨健厚略有雨露之感滯於四肢正足以使其人戒懼保護但當安靜而調理之而老泉亟欲以消刻之藥投其肺腑吾恐四支愈而元氣耗矣四肢無事而荒色泃酒之重疾又將隨之矣豈不殆哉荆公不知此意故思以迂闊執拗之才繼治堯舜而敗壞其國至流於漢唐之末造豈非老泉之學先有以倡之耶或謂老泉作辨姦論刺荆公其術自不

海內三春集 卷四
同不知荆公泥於經術特不善用其法耳非法之不
美也若老泉僅以申韓之術縱橫以自喜則其所執
又劣於荆公矣然則治宋之疾奈何曰精勤以勵其
政刑儉樸以裕其財用固守邊隘以靜其民庶本根
不動則外感自息雖遼夏百千何害老泉計不出此
而區區於威猛之間以爲救宋之良藥何其謬歟君
子曰不知其國視其君不知其君視其臣荆公用於
神宗而老泉不用於仁宗國家盛衰之際又可以觀
矣

題晁補之雜論石奮傳後

世風之日即于媮非盡人之賦質不定易於推移亦
由獨行踽踽舉天下之人非之賤之則疑畏生於心
疑畏生而日用動靜有不覺浸淫入於其流而不自
察者漢之萬石君父子樸誠恭謹盡禮於朝廷誠家
以節儉終漢之世稱忠臣孝子者必歸石氏嗚呼人
能如萬石君其亦可矣若莊子所謂冠枝木之冠帶
死牛之脅獨絃哀歌無補世治而以譏奮父子未嘗
學問但不爲過則古之賢人君子擇地而蹈擇言而

言亦步亦趨於規矩之中皆非也耶

題晁補之李廣傳後

人皆以李廣不封侯爲數之奇吾以爲非數之奇乃
人事之宜也何則漢文帝固知廣之材堪專闡外之
任然是時內難已夷外患不作帝方欲以文治化天
下置廣而不用豈非人事之宜哉至武之世東征西
討窮兵邊塞似廣當得意之秋矣而僅遣廣隸大將
軍衛青之帳且密誡青勿令獨當匈奴一面蓋以子
夫有寵欲使其兄建絕域之功忌廣奪之而詭曰數
奇亦人事之宜也以人事之宜又值廣矜才不以功

海內三春集 卷四
名為念天下安有以爵祿付之不甚欲之人哉雖然
是即數之奇也

題晁補之衛青傳後

夫人不能卓然自立而徒邀天之幸恃君之寵難以
齒於士大夫之列矣況天之視羣品雖無貴賤之別
亦必因裁者而後培之君之於諸臣雖有特異之加
亦必因一長而後錄之班固言衛青有肺腑之寵軍
數有天幸不破敗若似乎青惟恃此二者以致顯榮
他皆無所取也而晁氏獨稱其知止知足持滿畏罪
故能保其祿位又稱其斥周霸之請斬蘇建有漢大
臣之風可以加於士大夫之上則青之所以邀天幸

得君寵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題晁補之論武氏後

武氏之禍自開闢以來所未嘗有也此固非無才者所能爲而謂其過於王莽亦非定論何則王莽居臣子之列而欲易君之位其勢難武氏以母后之尊而欲奪子之柄其勢易勢有難易而即謂其才有短長故曰非定論也他若放逐賢人君子錄用私溺小人捐小惠以結民心擅殺戮以作威福千古亂臣賊子之所爲大略相同而謂武氏不加禍於狄梁公終用其言相張柬之以召廬陵賢於竄逆而不知返者抑

知此天之悔禍於唐太宗之德澤未泯非武氏之能
審於利害也惟謂其幸賴承之以子不及於大戮則
誠然

題晁補之裴度傳後

唐之裴晉公雖非伊呂方召之儔擬之管樂亦不能
多讓當其始爲中丞藩臣憚嫉故有刺客之變而卒
能殄滅強鎮削服黨雄其勇不畏難始終爲國之心
可以對天日而質鬼神而獨不能使憲宗不信讒故
元稹李逢吉輩構誣百端張權輿緋衣之謠盈於閭
巷嗟乎晉公之立朝其能免於禍亦幸矣然建大功
而不矜臨大節而不奪後世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
衽之論乃說者謂其晚效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

少然安知其時不有不得已之事而必爲之曲諱曰
此即蕭何買田自污張良避事辟穀之意抑又何哉

題晁補之元稹傳後

人當少年之時氣盛意銳好賢慕義之心往往形於
日用動靜之間苟不及此時堅執其德性充擴其問
學俾臻於聖賢君子之域逮涉世旣深機變疊出入
聞道德仁義之言而喜出見紛華靡麗之事而悅交
戰於中而有不勝者矣元微之能詩歌詞傳於禁中
有元才子之目穆宗愛其才驟置之政府宜有所區
正補拾以塞天下之望乃與李逢吉等爲比與裴晉
公爲讎雖行刺之事驗之無寔而其蹤跡亦大可疑

卷四
三
矣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婢媚主乞憐之態
不當於文人學士見之嗟乎微之何其自敗之速耶

題王子雍家語序後

據王子雍家語序是論語上下篇及孝經皆取家語
中正寔切事者而出之其餘則集錄而名之曰孔子
家語今之學者只讀兩論間有讀孝經者至家語則
未嘗寓目焉豈以其煩而不要文不雅馴之故歟夫
聖人之語以其合於道之可貴也非若他書之妍詞
麗句足以供文人之所擇也況係七十二子述其所
聞參差不齊詳畧互異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吾嘗思
家語一書自荀卿攜之入秦幸不遭焚毀高祖得之

載於竹簡後歸呂氏呂氏亡而散在人間好事者妄
爲增損亦或不免然至今而此書猶存天之未喪斯
文之意也學者不於此中求其消息而惟篇章字句
之考核亦陋矣

題葉適論罷宏詞科後

取士無法也取士而有法弊不生於法之外而即生
於法之中三代而下有國家者皆盡心於取士屢變
其法而未嘗盡善惟漢之力田科孝弟科明經科庶
幾近之然士能力田吾取其力田可矣士能孝弟明
經吾取其孝弟明經可矣必囿之於一科使天下之
人馳騫於一科之中以生其奸僞此何說耶宋以詞
賦取士王安石與神宗往反極論盡斥一時之文人
冀收寔學之儒以爲國家建寔用意誠美矣無何罷

詞賦而置詞科然猶與經義並行後又置宏詞科盡
棄道德性命之本統專務區區之曲藝天下幾何其
不衰且弱耶葉氏建議欲罷宏詞科其論偉矣

書劉因夢蝶圖序後

莊子以道貴乎自然故作齊物論而有夢蝶之喻若
曰蝶也周也一而二二而一也由此推之萬物可以
齊矣其說甚幻可以驚愚人之耳目啓拙學之心思
而不可以語道何則至人無夢所以無夢者至人之
神清至人之心靜晝夜空靈無間故無夢也若有夢
可以夢為蝶亦可以夢為牛為馬牛馬有情之物并
可以夢為雲為雨紛紜錯雜一夢不能齊而能齊萬
物乎劉因既譏莊生不知幻而復為序夢蝶圖夫夢

無形者也。圖有形者也。強無形而爲有形，序有形而歸無形，是猶夢中與人說夢而不知已，即夢中人也。烏足以與言道哉。

讀歷代名臣傳書後

歷代名臣傳，豫章高安太傅朱可亭先生之所集也。敘述詳明，去取具有卓識。自漢張文成以迄元董搏霄，極股肱之規模，盡贊襄之能事，凡知效一官，力任一職者，皆當奉爲龜鑑。余素深景仰，未獲同官耳聞。歷宦敷施，心追居鄉行誼。甲寅歲忝撫江右，遍採輿評，咸稱其學問深醇，志行廉潔，人無間言，退無後議。固已知其於歷代名臣中當高占一席矣。然君臣遇合，自古難之，有幸有不幸焉。高安公叅贊密勿於

帝廷時聆

疇咨之訓加以恭謹不懈意度豁如受

聖主不世之知而克遠權利當世運極盛之日而務絕紛
更躬膺碩望共仰老成公之所遇可謂幸矣始終一
節方之三代名臣亦無愧焉漢唐以下云乎哉今庚
申余爲秋卿始得此傳讀之遂書數言於後

